

10(4)
526

6

WENXUE
PINGLUN

CONGKAN

文学评论

丛刊

文学评论丛刊

第 六 辑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B10/4/01

文学评论丛刊

第六辑

《文学评论》编辑部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 1/4印张 295千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800册

统一书号:10190·024 定价:1.15元

目 录

闻一多论	时 萌 (1)
试论巴金的《家》	李多文 (40)
林语堂论	张 梁 (68)
——兼论鲁迅和他的交往与斗争	
论茅盾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	王臻中 (105)
洪深简论	易新鼎 (131)
曹禺同志访问记	陆文璧 (153)
郭沫若历史小说初探	金钦俊 (163)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语言艺术	吴功正 (191)
——《郭沫若历史剧研究》之一	
尼采哲学与鲁迅早期思想	徐允明 (210)
关于《药》	魏泽黎 (248)

谈鲁迅小说中几个次要人物的安排

——一个艺术手法的探索……………金 梅 (265)

试论“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小说与

外国小说的关系……………锦 襄 (276)

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人道

主义问题……………姚春树 吴锦濂 陈钟英 (294)

“五四”前夕文学革命的性质及其

伟大的历史转变……………吴奔星 (314)

——试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

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董大中 (335)

——试谈赵树理建国后的创作

关于马克思早期的诗……………李显荣 (352)

人民性及其他……………程代熙 (368)

——周恩来文艺思想学习札记

略谈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马连芬 姜明献 (381)

在什么意义上，形象思维是

一种思维……………禹克坤 (394)

——对一个广泛流行的观点的商榷

闻 一 多 论

时 萌

闻一多集合诗人、学者和斗士这三重人格于一身，完成了特异的风骨。

鸟瞰闻一多一生的历程，大致可用诗人、学者与斗士这三者来分别标志其不同时期的风貌。然而这又并非截然分界的碑石，因为我们不能不感到，热情地干预生活、勇敢地探究人生，在他的生命史中是一以贯之的。应该说，融三重人格于一身的就是这一股潺湲不息的炽热的激情。闻先生自况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他的挚友又说他是一团火。诚然，这个比喻是逼真的。闻一多，确是一团瑰奇多姿的火：作为诗人，宛若熊熊跃动的火苗，暖人肺腑；作为学者，犹如澄明晶亮臻于纯清的炉火，逗人思索；及至后期锻炼成为斗士，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则真正如同大爆炸的火山，烈焰迸飞，炙得千百万人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这一团火，好似是从三棱镜里看到的仪态万方的火，它蕴蓄了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引起了人们深沉的思索。

怀抱火山的探路者

路幽昧以险隘。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

——屈原

早期闻一多的探路，举步艰辛，但又是遒劲非凡的。

闻一多植根于“世家望族，书香门第”的旧垒，从私塾内《尔雅》、《四书》的故纸堆里挣脱出来，就饥渴地吮吸梁启超那笔锋常带感情的改良主义学说的营养，而厌恶读经如吐残渣，迈开了奋斗人生的第一步。十五岁那年，他带着求取经世致用之学的幻想和渴望，踏进了绿荫沉沉书香洋溢的清华园。从此，他就废寝忘馈，博览群籍。然而，闻一多不甘于作喂书的蠹鱼，也鄙夷那些视清华学校为“等出洋”“旅馆”的醉生梦死的权贵子弟。他在致友人书中述其抱负，表示既要以古人囊萤苦读的顽强意志自鞭自策，又要若古人的闻鸡起舞那样关注国运民瘼，而誓死反对那种甘于“蜉蝣寄身，草木同腐”的颓废人生观。正由于此，所以清华园里那沉滞阴冷的空气未能腐蚀青年闻一多那颗怦怦跳跃的赤子之心。当五四运动的怒潮扑进清华园的围墙，蕴蓄于闻一多身心的炽热的激流就腾跃起来了。深夜里，他用红纸写了岳飞的《满江红》词贴上了饭厅大门，并贴出呼吁书警醒大家“从留学的梦中回到现实吧！”这如同一块巨石投进了死水，激起了剧烈的震荡，清华的学生就此行动起来，和城内的巨澜合流了。书生闻一多也矫健地活跃在激流之中了！这是他政治生活史中的锋芒初试，尽管这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喷薄出爱国主义的热忱，这灿烂如朝霞的光焰，扫净

了他身上那静穆淡泊的书生气。以后，远涉重洋留学美利坚国四年，更拓宽了闻一多的视野。世界的辽阔、喧嚣与混浊，文艺思潮五光十色，养得他的心灵更充实，思绪也越加复杂敏锐了。^①

闻一多从书斋画室走上社会，在大动荡的历史行程中探觅前路。他苦思冥想：屈辱多难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呢？艺术的真谛又是什么呢？

历来的论者都把早期闻一多看成是政治上的国家主义者，艺术上的唯美主义者，概括言之，是迷了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是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的“望族”子弟的根性，以及狂热追求诗和画的浪漫蒂克的气质，确是影响了青年闻一多选择道路的鉴别力。然而我们又确实看到，他并未躲进象牙之塔，而是常常睁着热情的大眼凝视着疮痍满目的现实；他时时激越地发出拯救古老中国的呼声，可是他又并不与那些真正的“国家主义派”合辙。所以，我们也就不能不怀疑，历来对早期闻一多的定评是不够恰当的，有好多地方未曾窥见其思想的深度。我们认为，要认识这个复杂的现象，不宜从概念或者印象出发，而应该从其思想实际出发，从根蒂上谈起。

闻一多在五四运动爆发那个月发表的五言长歌行《提灯会》，可说是兆其爱国主义思想端绪的丰碑。他在这诗篇里，怒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为“饥豹”、“强狼”，更痛陈军阀混战烽火纷飞的中国的灾难，抒发了“俛思国难”的深沉忧患。诗人愤懑地戟指谴责那些“杀人市臯比”的南北军阀，造成了“峥嵘跋肉臯，浩沔涉血池，菑疫相为弄，杀气翻天时”的惨不

① 见《闻一多全集》年谱、书信。

忍睹的灾殃。诗人还饱蘸血泪，描绘了“田禾灼涂炭，中藏老农户，饿鸱唤不醒，饱餐还哺儿”的惨绝人寰的图景，把无限的同情和关注倾注向那辛酸疾痛的劳苦人民。诗人肝腑欲裂热泪淋漓，他弹奏的悲愤交并的琴音，与五四运动那反帝反封建的强劲的旋律完全是溶融一气的啊！我们觉得，这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诗篇，正是闻一多正视现实的明证，也正是他迈步前驱的光辉的起点啊！^①

当然，早期间一多的观点亦有谬误，如把德寇的对立面诸协约国看成是“仁慈”“神勇”之师，尤对美国倍加揄扬。但是，疾恶如仇的诗人是勇于接受生活实践的教诲的，当他一踏进金元王国，亲身尝受到帝国主义那鲸吞虎掠的火药气与种族歧视的苦辣味后，立即就猛然憬悟了，他按捺不住向远离的家人愤然诉苦：

在国时，从不知思家之真滋味。出国始觉得也。而美国为尤其，因美人视白人，人也，有颜色之人（被称黄黑红种人为颜色人）蛮国也，狗彘也。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外，我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

——《给家人信》

爱国的诗人真正感受到了切肤之痛，祖国的尊严受到了践踏，发而为堂堂正正的呼喊，其情壮哉！从此，诗人思慕家国之情更加深挚了，他怀念的不是狭义的“家”，诚如他自己所抒诉的，“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给吴景超信》）看，情深几许？真

^① 闻一多早年诗作《提灯会》，见《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是深邃如海哪！那么，诗人怀念“中国的人”又何指呢？他虽则远在太平洋彼岸，但他抑制不住从遥寄的家书中畅诉了情怀：

凶年兵燹，频乘洊臻，乡民将何以为生啊！不知人心是怨天呢，还是怨人？天灾诚无法可救，至于人祸，若在欧美，这辈封狐长蛇，早被斫作飞块了！美国革命如此，法国底革命如此，俄国底革命亦如此。

——《给家人信》

热情澎湃而认识肤浅。诗人显然还未能廓清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界限和区别，这里倾注的亦仅仅是悲天悯人之衷；然而他却又清醒地意识到，是罪恶的统治者造成的“人祸”，致使民不聊生。在美国，诗人以郁怒的目光看到那里“钢筋铁骨的机械，喝醉了弱者的鲜血，吐出些罪恶的黑暗”（《红烛·孤雁篇》）。尽管他还未能看清这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罪恶，但已是直觉地激起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憎恶。当然，闻一多这样注目于革命，仅只是朦胧的意愿，但我们十分欣喜地发现了这火花的亮光一闪，因为这实实在在是他后来“宁愿倒下去，不愿屈服”的源头活水啊！

在《红烛》和《死水》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篇章里涌溢着诗人如万斛珠泉的思乡爱国之情。诗人海外归来，噙着热泪凝视祖国的黑暗与苦难，捶胸跺足地痛喊：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红烛·发现》

诗人怒视着眈眈环伺的侵略者，紧紧拥抱着祖国的胸脯信誓旦旦：

谁能偷去伊的版图？

谁能偷得去我的心？

——《爱国的心》

这些热情的呼唤，即是诗人跟祖国休戚与共的心音。他不甘祖国沦于屈辱和灾难，他迫切期望祖国从沉默中爆发：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死水·一句话》

作为祖国坚贞的儿子，为了回护自己的母亲，青年闻一多抒写了不少以反帝反侵略为主题的篇章，如脍炙人口的《洗衣曲》、《七子之歌》诸篇，诗人明朗地表示“这些是历年旅外受尽帝国主义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他疾呼收复帝国主义列强所侵占的国土，正义凛然提出了反对贱视华侨的抗议，昂然赞颂劳动者的纯洁高尚，痛斥虚伪的“文明”和掠夺者的卑污。光明

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搏斗，反帝思想和爱国意识的胶着，就构成了闻一多早期政治思想的真实图景。他向挚友表达自己的襟怀说：“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①他挥起写诗的绘画的笔落纸云烟，即是实践自己的意愿。如所周知，爱国主义是一种对家乡、对祖国和对自己人民、对优秀的民族传统的爱，是“千百年来巩固下来的对自己独有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②按此理解，则闻一多的言行确是渗透着爱国主义的浆液，弥足珍贵。尽管他当时之理解社会问题还缺乏鲜明的阶级性认识，但称其为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则是当之无愧的。

既然如此，那么又如何理解闻一多曾经信奉“国家主义”这一问题呢？

闻一多自称信奉过国家主义，他也确曾参加过国家主义派分支团体之一的“大江社”的活动，这都毋庸置疑。可值得深究的是，闻一多所理解的“国家主义”，与曾琦、李璜那伙国家主义派的主张可否混为一谈呢？大家知道，国家主义是五四运动后流行于一些买办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右翼政客与知识分子中的反动思潮。然而，闻一多的言行跟曾李这伙政客的行径如同冰炭，跟这股反动思潮也是格格不入的。有的论者谈闻一多，引举了一九二五年创刊的《大江》季刊发刊辞（政纲），指出这与当时其他国家主义政派提出的政纲是一致的，似乎这个“政纲”与闻一多的思想实际是二而一的了。实则，《大江》的编者是梁实秋，发刊辞并非闻氏所写。况且，闻一多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给梁实秋、顾一樵的信中还指出“且至如今国家主义的定义还未决定”，又指出如“醒狮社”李璜之流只会空谈主义，即是“大

① 熊佛西《悼闻一多先生》，见《闻一多全集》年谱。

② 《列宁全集》第4版，第28卷，167页。

江社”的政治主张还有待于实践。^①直到一九四四年，闻一多还在《五四历史座谈》中提及这个问题：“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 N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由此种种可见，闻一多当时的政治观点与其他国家主义政派尚有分歧，他仅仅一度在感情上倾向于国家主义，实则对国家主义尚在探究思考，我们何能妄加定论。

那么，当时闻一多心目中的国家主义是如何的呢？他向梁实秋表明，其所写以反帝反侵略为主题的组诗《七子之歌》即“是国家主义的呼声”。（见《全集》年谱）他在发表包括《七子之歌》的一组爱国主义诗篇时所作的一个类似小序的说明，豁然地表示，他之所以不待《大江》创刊而急于找捷径发表它们，乃为针对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表示严厉的抗议，急迫希望这些诗篇“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七子之歌》将被列强侵占的台湾、旅大等土地喻为祖国的七个儿子，以拟人化手法强烈抒诉殖民地人民倍受蹂躏之苦，呼吁要以殊死搏斗收复失去的领土，改变祖国被屈辱的命运。《七子之歌》所显示的鲜明政治倾向，就是闻一多所理解的“国家主义”的分明的注脚。很显然，闻一多这种真挚的爱国思想与曾琦、李璜那些“国家主义”是南辕北辙的。

当一九二六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震得人们热血沸腾之际，闻一多在《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日》，焰高泪溅，声援这场正义的爱国斗争，表示以“诗刊开幕的一日，最虔诚地献给这次死难的志士们”。诗人以高

^① 见《闻一多全集》年谱。

昂的强音热情呼喊：

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上，流在纸上。

我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

这响铮铮的语言，就是闻一多爱国主义的严正的呼声，它虽然不及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认识得那样深沉警辟，但至少这是鲁迅的愤慨的同调，这又岂能与反动的“国家主义”伦比？！

对早期闻一多思想领域作了巡礼，显明地觉得，如把他看成地地道道的国家主义者，那是不公允的。当然也必须指出，闻一多在探路之中也有过迷乱，即对当时处于新生状态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活动有过错误的认识，这自然出于簪缨望族的阶级局限，出于资产阶级教养对他的消惑，这是应加批判的。但奇怪的是，闻一多又一贯同情灾难深重的人民，他那声援“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的正气磅礴的诗篇又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罢斗争旗鼓相应，呼吸相通。对于这种复杂的“圣西门”状态，我们不应否认，也不容忽视。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在新旧嬗替之际，洪流滔滔，大浪淘沙，刚刚觉醒起来而暂时还未找到真理，尚无一定方向的知识分子是不乏其人的，以后随着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的深入，营垒对立明朗化之后，才会在不同旗帜下分化。

我们臧否人物应该看其主流所向，考察早期闻一多的言行，可以断言他跟国家主义派那些伪爱国主义、反爱国主义并无同流合污之嫌。我们只能认为，闻一多在热烈追求爱国主义的崎岖途中，曾不知路之曲直，误入过歧途，对“国家主义”有过雾里看花的向往。正由于此，他空有爱国的赤忱，而一直

摸索不到一条变革现实的正确道路。他披发大叫，而行动飘浮。是现实教育了他，国家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于是遂拔足而返，再作上下求索，可是又仍然回到了十字路口徘徊。也正由于受阶级立场的制约，故而他的反帝意识和关注人民疾苦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局限性。

闻一多早期走过一截歧途，应该说是白圭之玷，但我们还是不能把他看成国家主义者的。

似乎与此一问题相骈连，早期闻一多历来被看作为唯美主义的诗人。其实，这顶桂冠的赐予，究竟与他的文艺观和实践是否相符，是大可商榷的。

什么叫做唯美主义呢？

唯美主义又称耽美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叶西方资产阶级趋于没落状况的一种精神低潮的反映，其特征是：放纵无拘发展个性，离绝现实社会，隐于艺术的象牙之塔，去向“无何有之乡”追求新感觉和新刺激，追求强烈的欢乐，以弥补其精神世界的空虚。就其特征来察其本质，唯美主义派的倾向是唯心的，出世的，跟消极的浪漫主义是血肉胶着的。

早期闻一多确是受了资产阶级种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以致他的艺术观鱼龙混杂，正如其政治观的瑕瑜并存一样。况且，留美习画期间他曾在致友人函中谈到赞成创办一种刊物，并主张“领袖一种文学之潮流或派别——极端唯美主义。”（给梁实秋、吴景超信）于是，更足证其为唯美主义者了。但是，考察一个人物不应只看其宣言，更应看其实践。我们探究闻一多的艺术观及其实践，觉得实与唯美主义的基本特征大相径庭，则何能摘取其某一方面的表征遽作判断？

历来论者史家皆指责闻一多赞同王尔德的唯美论，说他宣扬“自然并不尽是美的。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

的时候”的观点，遂又以此作为断定闻一多是唯美主义者的根据了。其实，寻章摘句不能代替闻一多的整个艺术观。上述那句话，闻一多是在讨论诗的格律时所说的。他不赞成当时盛行的那种散文分行式的“自由诗”，于是发挥其倡导格律诗的理由说：

诗国里的革命家喊道“皈依自然”！其实他要知道自然界的格律，虽说有些蛛丝马迹！但是依然可以找得出来。不过自然界的格律不圆满的时候多，所以必须艺术来补充它。这样讲来，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自然的终点便是艺术的起点”，王尔德说得很对。自然并不尽是美的。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

——《诗的格律》

仅仅引述王尔德一句话，当然不能代表闻一多对他的全部评价，这里姑置不论，就算作是闻氏艺术观的一点缺陷吧。至于“自然并不尽是美的……”这句话，即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来鉴验，恐亦并无舛误。首先，闻一多肯定美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并未认为美是主观的感觉或心灵的创造，这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其次，自然界中的“物”确实有的是美的，有的是不美的。譬如娇啼婉转于绿荫的黄莺，翔舞于花丛的蝴蝶，是美的；窜跳于泥潭的虾蟆或蠕动于阴暗墙角的蛇，则是不美的。又如从泥土里挖出的树根，枝枝杈杈，并不尽美，可是有些形状奇特者，或似矫健的奔马，或如婆娑的双人舞，“类似艺术”，再稍加修饰，则人们就觉得它美了。可以认为，此种美学观是属于唯物主义范畴的，处于二十年代的闻一多已具有如此深辟的见解，我们是应该珍视的。何况，闻氏此说乃针对那些“皈依自然”论者而言，旨在指出写诗应受艺术规矩的制约才能锤

炼出诗的艺术美，反对以贫乏松散的语言分行排列混充诗歌。这与唯美主义的概念可称风马牛不相关，何能拉扯附会？

当然，闻一多早期艺术观是不太纯粹的，正论谬说兼有，但值得正视的是，他一直在严肃地进行自我斗争，力求逐步去芜存菁。他勇于暴露自己，作赤裸裸的解剖：

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境拉到尘境来。我看诗的时候可以认定上帝——全人类之父，无论我到何处，总与我同在。但我坐在饭馆里，坐在电车里，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新的形色，新的声音，新的臭味，总在刺激我的感觉，使之仓惶失措，突兀不安。感觉与心灵是一样地真实。

——《给吴景超信》

这是诗人真诚的灵魂的自白：从“诗境”回向“尘境”，正是脱出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他声情激越地反躬自问：“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呀，众生有情，山川有情，怎能不挑动诗人的赤子之心呢！所以，他遏制不住地忏悔，又诚挚地表白：

“文学”二字在我的观念里是个信仰，是个 Vision，是个理想——非仅仅发泄我的情绪的一个工具。

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已失，那基督教的精神还在我心里烧着。我要替人们 Consciously 尽点力。我的诗若能有所补益于人类，那是我的无心的动作，（因为我主张的是纯艺术的艺术）但是相信了纯艺术主义不是叫我们作个 Egoist。（这是纯艺术主义引人误会而生厌避之根由。）

——《给梁实秋信》

这里显示，诗人的气质里饱蕴着浪漫主义的浆汁，但并不倾向于虚无，而是有理想，发誓自觉地清醒地为人类尽力。从他一贯关注人民的苦难看来，这些主观愿望中是包涵着相当深